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編主五雲玉

龍雕心文

(二)

註璇叔黃 撰魏劉

行發館書印務商



龍雕心文

(二)

註珠叔黃 撰編劉

書叢本基學國

編主五雲
文石
種千一
登

龍雕小文
冊二

註琳叔黃 撰魏劉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人行發
五雲王所刷印
路山寶海上所行發
館書印務商
埠各及海上所行發
館書印務商

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WEN HSIN TIAO LUNG
BY LIU HSICH
ANNOTATED BY HUANG SHU LI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文心雕龍

卷五

封禪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錄圖曰：「渾渾鳴鶻，棼棼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譖陳當作諫，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然則西鵠東鰣，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勳德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也。元作銘，朱改號之秘祝，元脫，朱補元作請，孫改請，德銘勳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頌瑞，讚之以介邱，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字。元作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鈞讖，敍離亂一本作一本作合，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鑄石而體因紀禪，

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遯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敍雅有懿乎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轡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元作煩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勤寡飄饑缺焉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元作來者必超前轍焉

贊曰

封勒帝勸對越天休邀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泥金八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

嚮明

「易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運天樞

「天官書」斗爲帝車運於中央春秋運斗樞

一斗第一天樞

黎獻

「書益稷」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傳黎獻黎民

之賢

見正

鑄鼎

「漢郊祀志」公孫卿曰黃帝采丹書

鑄鼎

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

巡岳

「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五月南

巡守

「周禮」至於南岳八月西巡守

至於北岳

「成康封禪書」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成齊桓

「漢郊祀志」齊桓公

既霸

會諸侯於葵邱而

欲封禪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

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管仲

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云云桓公乃止詳下西鶴東鑄注

玉牒

「漢郊祀志」後用金鏤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

西鶴

東鑄南茅北黍里禾所以爲盛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爲

藉也

東海致比目之魚

西海致比翼之鳥

然後物有不召而至

祕祝

見祝盟篇銘岱

「秦始皇

行郡縣上鄒嶧山立

始皇

「郊祀志」封禪用玉牒書藏方石有玉檢用金鏤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

西鶴東鑄南茅北黍里禾所以爲盛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爲

其名謂之鶴比翼烏其名謂之鶴

比翼鳥其名謂之鶴

見祝盟篇銘岱

「秦始皇本紀」始皇

立

章表第二十二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一作卽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卽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誠思庸歸毫又作書以讚元作纘文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主皆稱上

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勅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亦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於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受冊三辭元脫朱補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爲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禡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制一作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爲雋元作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元作文謝改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旣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章元脫一作序志顯類有文雅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元作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元作使爲文風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層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

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作辭意也苟卿以爲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贊曰

敷奏絳闕獻替黼辰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文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令有斐。

聯事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垂珠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釋名八元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書誠年伊尹作伊訓太甲元思庸書序太甲放諸桐三年復獻替左傳君所謂可而所有否焉

方而有可焉臣獻不顯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王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三辭從其可以去其否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冊以出言筆曲禮史

奏表議獨斷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赤白考工記畫績之揆景士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桓譚新論一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綱之動可以圭表測也

以爲胡廣胡廣傳舉孝廉既到京師試文舉孔融傳融字文疏表見文選漢中臨發上琳瑯陳琳阮瑀典論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年植當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張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醫乃受

疏求自試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張華初封廣武縣侯進封壯鶴鶴未知名著鶴賦賦

以自辭開府羊祜傳武帝時加車騎將軍開寄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文選讓中書文選有庾亮

年植當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張華初封廣武縣侯進封壯鶴鶴未知名著鶴賦賦

龜凶逆鷗目有年遂使桃蟲鼓翼既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纂

闕琳重錦充於府庫黼辰策篇詔

奏啓第二十三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効愆一作潛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元脫謝補敷于下。情進于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逕政御覽作故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董錯之兵事。元作卒。孫改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一作達。又作辨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羣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元作黃。從魏志改觀教學。王朗節省甄元作顯。朱改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勤於時務。溫嶠懇惻一作切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鷙一作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元作盛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効文闊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旣其如茲。奏効嚴文。孰云能

免是以世人爲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爲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元作話病爲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彊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一作也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斂飭元作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略也又表奏确切號爲讐言讐者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脫字其偏故曰讐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讐言貴直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阜囊封板故曰封事量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譽謗事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

贊曰

阜飭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猷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急變

漢平帝紀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

秦始皇本紀秦初并天下議帝

海內爲郡縣

法令由一統五帝所不及古有天皇有泰皇有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

李斯將隸徒七十餘萬人治驪山陵上書曰臣所

之不入燒之不難叩

之空空如下天狀務農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歐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

足而緣南晦則蓄積兵事

嚴錯傳一匈奴彊數寇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定郊

漢郊祀志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等奏

贊曰

漢平帝紀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

秦始皇本紀秦初并天下議帝

飛鳥程程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墨翟非儒違之是苦人氣觀鼠藏而羝羊視貢毳起君子笑之次
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杜周傳骨次骨注周少言重遇而內深其用法深刻至骨留侯世家四皓曰陛下輕士
「離騷」夫惟絕席王常傳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注絕席謂尊捷徑以窘步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尙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謫言敍傳一
禁中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妃已作長夜之樂上指畫問班伯對曰詩書後漢禮儀志一
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謠言阜囊封板日冬至召太史令
各板書封以阜囊獨斷凡章封事霍光傳上令吏民上便宜量錯傳太常遣鼈錯受
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阜囊盛封事不關尙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譽
謂之陳蕃傳竇太后優詔蕃曰忠孝本朝譽之美德冠本朝譽之操華首彌固司直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
初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

議對第二十四

周爰諮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
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
人一本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務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雖憲
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至今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
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當作吾耶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
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元作陳曉之
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元作譽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

則應劭爲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瓊博古而銳貫有敍，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
鋒穎，而諛辭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施張治術。故其
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作御覽其郊祀必洞
於禮，戎事必一作要，練於兵。田一作佃，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爲
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
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爲事實所擅，設得其理，亦爲遊辭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一本下晉人
有者字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
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卽議之別體也。古之
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量錯對策，蔚爲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
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董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
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恩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
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及後漢魯不平。朱元作
改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獨一作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元作明謝改，一本作列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體，
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

而靡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駁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贊四

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剛擗辭無懦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明臺一管子一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釋宋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羊傳執

釋爾也。按魯桓公無議。

曰今
于叔
將之
聽之
簡襄
之意也
以吾
之順
先王
之志
所以
立政
不聽
命乎
公子成

王治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三代不同禮而駁議見於不一，而伯孝公曰：善。卒定數法之令。

是以其意所欲登諸生于駁挾弓一吾邱壽王傳一公孫

是以爲前文帝謂之曰恐邪人接之而莫
民救也上以難弘弘詔辨列双一韓安國傳
武帝時

耶馬按非主父偃事
新作好姪轉嫁惟亟之兵也至
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
陵未崖朱崖當作珠崖一買

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
陰分月對臣愚以爲非
冠遂棄珠厓專用辟組宗
劉欽武帝廟不宜毀議一孝

惟關東爲臺。辨祿宗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以爲不毀，不斷輕侮。定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可下。三公廷尉獨除其敝，議寢不議。擅誅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曰：漢制槩載即會敏復上疏和帝從之。

爲斧鉞於法，不爲合罪。帝從躬議，校事時校事放橫，曉上疏，遂罷校事官。議貨錢，司馬芝傳曰：先是文帝罷五銖獨豐國亦以省刑從之。獨出女科，荀氏應坐死。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姪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

定賈充謚。父之血食，開朝廷之福。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謚荒也。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愛其妾而賤公。

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援。貴媵賤女買櫝還珠。韓子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愛其妾而賤公。

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則人賣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

蕭望之傳曰：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注：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之。

仲舒對。董仲舒傳曰：仲舒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博士對策者，百餘人。錯爲高第，舒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博士對策者，百餘人。惟丕在高第，固當爲當世名儒。肅宗固對爲秀才。

杜欽傳曰：杜欽方正能直言，上對云云。魯不賢，良方正，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餘人。惟丕在高第，固當爲當世名儒。肅宗固對爲秀才。

復東漢成帝紀曰：五年春，行幸雲陽。三月，會州郡志秀，孝咸於和樂六賢年，皆以疾辭。既經略粗定，乃知。

興魯叔陵稱疾，詔試經有不中，科刺史飲酒禮有雉，盡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既經略粗定，乃知。

升堂而雄，詔試經有不中，科刺史飲酒禮有雉，盡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既經略粗定，乃知。

集于漢庭，歷階升堂，而雄，詔試經有不中，科刺史飲酒禮有雉，盡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既經略粗定，乃知。

集于漢庭，歷階升堂，而雄，詔試經有不中，科刺史飲酒禮有雉，盡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既經略粗定，乃知。

杜欽良方正能直言，上對云云。魯不賢，良方正，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餘人。惟丕在高第，固當爲當世名儒。肅宗固對爲秀才。

興魯叔陵稱疾，詔試經有不中，科刺史飲酒禮有雉，盡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既經略粗定，乃知。

堂有隱見于前後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四科之實雖興於前或斯故乎志足文遠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知遠

書記第二十五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之一尚書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夬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敍元作贊王離酒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補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御覽作皆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御覽作暢藻作以任氣優柔以擇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牘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牘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實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

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諜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謗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卽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覩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疑作登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脫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鐘調起五音以正下多音以正三字法律馭民八刑克平以律爲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命一作厚謝元本改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版記緝其遺風歛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

誓王襄鬚奴則券之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一作由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賣回元作四朱改聖相也而關於州部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敍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卽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爲籤籤者纖一作籤密者也狀者貌也體作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元作交故弔亦稱諺塵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滿汪本作漏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談況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疑作數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詞一作詞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旣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旣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書用識哉。書益稷，揚雄云：「見法言簡牘，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書象夬，聖篇贈策，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行繞朝與書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叔寢使子服敬筆札，注札木簡之薄小者，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報任安。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以書。無難公孫，公孫弘傳，武帝時北築朔方，弘諫以爲罷弊中國，上朔傳有答客難，公孫弘傳，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按東方瑜、元瑜書記，翻致足樂也。文舉文辭，慕天下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休璉，文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絕交嵇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敍離井陳其志，陳選起爲河南太守，既到官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遲恐几口禰衡，後漢文苑傳，禰衡爲黃祖獻酬，軍殷浩談竟何如。答劉歆，揚雄字子雲，集元差答曰：「不能勝人君臣同書，如樂毅報燕王，燕王謝樂表奏，閩表奏漢枚乘奏書，諫吳王濞，張敞傳，譜諸。」劉植字公幹，按魏文帝與吳質書，公幹五言詩妙，劉廙，劉廙傳，劉廙字子桓，見諸黃香文苑傳，後漢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公幹絕當時而不言其牋記，故云弗論。文帝字子桓，見諸黃香子篇。黃香文苑傳，後漢太后數出遊獵，奏書諫之，郡將嚴延年傳，廷年新將注，新爲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崔實字子真，見諸黃香文苑傳，後漢謝曰：「起烟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衆人共作禪述，皆可幽推軌躅。當機處，爲謝平原始臣乃峙焉，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衆人共作禪述，皆可幽推軌躅。

于五聲之本生黃鐘之律管仲「管子」下令於流水玉瑞也「周禮」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注」瑞符信金竹孝文本紀「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判書「周禮秋官」朝士凡有貴者有判鐵券「漢高帝紀」與功臣鬚奴王襄「襄」約券文曰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孫賣回城義渠名將也而措於毛伯惠夫時戶下聲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孫賣回「韓子」徐渠問田鳩曰陽公孫賣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三刺獄訟「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鳩曰此無他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三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截蒲一路溫舒傳「溫舒取澤行狀」文章緣起「行狀」漢丞相子產「左傳」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行狀倉曹傅胡幹作楊元伯行狀子產「左傳」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也囊漏儲中粃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掩目捕雀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潘子集」楊仲武誄序「九方堙」淮南子「秦穆公使九方堙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伯樂曰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千馬至而果翰林「長楊賦」藉翰林以爲主人林

卷六

神思第二十六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

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擇。一作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覩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一作聞，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賈，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

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贊曰

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勝。汪作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江海魏闕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關鍵可開小爾雅鍵謂之鑰陶鈎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鈎之上注陶家名轉者爲鈎禮玉藻卜陸機文賦司契意司契而爲匠相如枚蓋取周回調鈎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鈎定墨人定墨史定墨一臯傳臯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揚雄驚夢作賦倦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內桓譚苦思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彌日瘳桓譚新論成帝幸甘泉詔揚子雲之麗文高論而猥欲追及王充王充傳充閉門潛思著論衡二十餘萬言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裁口誦楊修答臨淄侯曹子建牋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搆王粲傳王粲口誦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宿搆仲宣善屬文學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阮瑀據鞍典略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馬上具稿阮瑀據鞍書成呈之太祖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衡草奏劉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應機立斷劉向新序所以千將莫邪者責其立斷也陳琳答東阿王呂氏春秋湯得伊尹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輪扁扁謂桓公曰伊摯至味鼎中之變精妙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輪扁扁謂桓公曰輪以拂鐘無聲應機立斷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疾得之於手而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雋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

體性第二十七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雋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

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雋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復采典文經理元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犖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傲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

才性異區文辭繁詭辭爲膚根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疑一作真功沿漸靡。

簡易

「劉向傳」向字子政爲人簡易無威儀斬梓周書若作材既勤樸則染絲者而歎曰染于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于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環中子莊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司南韓子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注

風骨第二十八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生一作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元作課乏氣元作風楊改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迺其風力遒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一本下有時字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鶩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若夫鎔

鑄一作治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注作李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贅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騁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過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贊曰

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騁蔚彼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剛健易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征鳥禮記月令征鳥屬疾錫魏策篇賦仙居山澤間形容甚麗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有凌雲氣遊天地之間意魏文文以氣爲主云云魏文帝典論論文語也孔融徐幹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非梁之匹也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儻也劉楨逸氣魏志劉楨字公幹文帝書與孚甲詩吳質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遺耳孚甲詩早於衆木昏姻失時曾木之不如也後漢章帝詔方春生養萬物孚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奇字揚雄傳劉棻從雄學作奇字

通變第二十九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輶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

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元作財許無念改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廣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縛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元作薦許無念改一本作篇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榷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味未一作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舊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舊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櫟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元作因按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鬢光元作毛曹改若長離之振翼迺穎脫之文矣若乃醞釀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闈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可。疑作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一作望今制奇。參古定法。一作

纏短者不可以汲深斷竹生音曰臣聞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

食逐肉按以守之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卿雲尚書大傳一舜將禪禹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歌曰卿雲爛兮紅綬綬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而

和歌曰：明月上天，爛然是一雕牆。書五子之歌：青藍之藍，而青於藍；緺蒨可以染絳。荀子：青出於藍，而藍勝於青。爾雅注：蘆也。今本作蕷。注：蒨也。今本作蒨。

注也一本名茹蕙一名茅蒐可以染絳一名蒨
詩疏廣要隸括於隸括之中自極宛虹注西京賦一宛謂屈曲也
瞰宛虹之長鬢也長離張

張衡西京賦

父齋老注委員齋小節主。司馬相如難獨庭間迴驟子。楚辭哀時能命。極夫騁遠驥道曠。

定勢第三十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元作文王凝按本贊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元作驗王改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一作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滯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郛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

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其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功一作切從御覽改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一作雅頌從御覽改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黜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元作支解王改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元作向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贊曰

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迴似規矢激如繩因利騁節情采自凝枉轡學步力止襄作壽當陵

醞藉

〔薛廣德博〕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

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

陷也有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欲宗其言論文先辭而後情尚潔而不取悅

〔注〕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

〔郭京賦〕經城洫營郭郭鬻矛譽楯

矛與楯者譽其楯

〔韓子〕客曰人有

陷也

有應之曰以子之矛

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欲宗其言論文先辭而後情尚潔而不取悅

〔澤〕曹憶兄道張公父子論文

實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論文

反正〔左傳〕文

反正爲乏

〔文〕

卷七

情采第三十一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韁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疑作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一作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李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

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能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汪本作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裘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謨。謝云當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贊曰。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旣形。英華乃瞻。吳錦好渝。舜英徒豔。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犀兕左傳華元答城者謳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役人。又歌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鳥跡見原道篇。魚網東觀漢記黃門蔡倫典作上方。用莫不用天下咸稱蔡侯紙也。美言不信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信言不美。五千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辯雕者知雖落天地。不自處。

也辭雖雕萬物不自說也。涇渭〔詩傳〕涇以渭濁湜湜其沚。臯壤〔莊子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人外〔宋書隱逸傳〕孔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
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真宰〔莊子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桃李〔李廣傳〕桃李樹蘭子〔淮南子蘭美〕而南
子樹蘭美而不芳。翠綸桂餌〔闔子〕以桂爲餌鍛黃金以銀碧垂翡翠之綸言隱〔莊子〕言隱於榮華。賁象〔易賁〕上
如春舞英〔詩傳〕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華朝生暮落。

鎔裁第三十二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櫬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耽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膚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疑作元作質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作注本義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

士張俊駿當作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脩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楓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元作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

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汎濫。權衡損益。斟酌濃淡。芟繁翦穢。弛於負擔。

駢拇「莊子」駢拇枝指出平性哉。而移於德附贊。縣疣出乎形哉。而移於性。謝艾「張重華傳」主清新「陸清河集」與兄機書。兄文猶皆欲徵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謝艾兼資文武。清新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櫟檣「陸機文賦」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櫟檣之勿翦。亦蒙榮庸音。一文賦放庸音以足曲榮衛「內經」榮衛不行五藏不通。

聲律第三十三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當作效。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脣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

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元作外王改聽難爲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二字脫楊云有字下詒本皆遺疊二字窮散二字謝云據下文當作雙字

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脣糺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元作下商孟和改句氣力孫云氣力上當復有字句二字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

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一作毫

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概舉而推可以類見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枘方免乎枘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響識疎汪本作疎識闕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南元作東葉循父改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王本作忽哉

贊曰

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鍾唇吻。聲得鹽梅。響滑榆槿。割棄支離。宮商難隱。

古之教歌云云。見韓子

禮樂記

先王制雅頌之聲以導之。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

改張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雙聲疊韻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

破穉爲疊韻。輒轆兩句換韻。

雙轆轤韻者雙出單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

輒轆轤詩評

單轆轤韻者單出單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雙聲疊韻者雙出雙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雙聲疊韻者雙出雙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

輒轆轤詩評

單轆轤韻者單出單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雙聲疊韻者雙出雙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雙聲疊韻者雙出雙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

輒轆轤詩評

單轆轤韻者單出單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雙聲疊韻者雙出雙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雙聲疊韻者雙出雙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

輒轆轤詩評

單轆轤韻者單出單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雙聲疊韻者雙出雙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雙聲疊韻者雙出雙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

輒轆轤詩評

單轆轤韻者單出單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雙聲疊韻者雙出雙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雙聲疊韻者雙出雙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

輒轆轤詩評

單轆轤韻者單出單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雙聲疊韻者雙出雙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雙聲疊韻者雙出雙入。

董仲舒策一竊醫之

可鼓也。乃更張之。

章句第三十四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未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小大。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

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勝元作勝謝改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元作明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爲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脫字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況章句歟

贊曰

斷章有檢積句不恆理資配主辭忌失元作告

謝改

朋環情草

孫云當作節

調宛轉相騰離合

王本作同合

異以盡厥

能。

明也局也

〔詩關唯疏〕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韻，所以局言也。

兆行

〔禮樂記〕行其綴兆，要其節奏。

抗墜

〔禮樂記〕歌者上如抗，曲如折止。如墜，曲如薦木。啟行以先啓行，啓行喻始也。

下有鄂

〔詩小雅〕鄂不韁驛，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

肇禋

〔周頌〕肇禋迄祚，周之禎竹彈謠見通。

元首

〔虞書〕帝唐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乃賛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爲語助

以喜起熙明，康爲韻。是三言也。

洛汭

〔夏書〕五子行露見明同。

行露

〔詩篇〕六言七言上同。

南風

〔同〕配主「易豐」初九遇其配主。

麗辭第三十五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臯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儻。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晝、吳治、元作治、朱改、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割一作毫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元作盡治，畫元作盡治，說。

補云修容乎禮園翹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湯七哀云漢祖想枮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徵元作擬人之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爲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字上元在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邱若斯重出卽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驥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跼蹐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自作斯見也

贊曰

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炳爍聯華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珮

臯陶贊大禹謨益陳謨同文繫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一又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繫辭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一又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宋畫圖衆史皆至有一史後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宋元君將畫至者儂儂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廳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吳治一吳越春秋一越王元上林卿作上林賦宋司馬相如字長神女宋

毛嬌莊子毛嬌麗作神女賦。人之所美也。登樓賦篇楚奏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縛者誰也。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音不忘舊也。越吟陳軫傳軫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孟陽張載字孟陽本集有七哀詩二首。翔參墟注白水謂南陽。初起之處也。允當左傳左當則歸變。山海經東海中有流波山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跔蹠莊子。謂一足。蛇曰晉以一足。蓋謂其別不嫌於鷺鳥明而未融。子踰跨而如行矣。

卷八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一作異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託託。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讞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汪本作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

矯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芋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姁姁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糺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蠻夷按本賦改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疑作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効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元作鶴類驚則無所取焉

贊目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湧

之優柔溫潤王襄洞簫賦「聽其巨音則周流氾濫并包吐含篇若慈父之畜子也」又云「優柔溫潤又似君子」安仁螢賦潘岳螢火賦「飄飄飄若流金之在沙岳字安仁季鷹雜詩張翰雜詩「青條刻鵠類鶩馬援與兄子書「效伯高不得猶爲舟濟江中流遇風波總翠翰字季鷹刻鵠不尙類鶩者也」胡越孔叢子「其相教如左右手肝膽莊子「自其異者肝膽楚越也必敢李斯傳「趙高曰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眞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恆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鴻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裏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鵠鶴按本賦作集明俱獲及揚雄校甘泉酌其餘波語瓊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頓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羽一作獵鞭宓妃以餽屈原張衡羽獵因玄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飾脫其闕字事義喚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煥煥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

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煌煌，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耀鴻漸倒海探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容崩河廣曾不容舠千億百福子孫千億子遺黎民靡有子遺滔天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漂杵武成前徒倒戈攻鴟音泮林食我桑麻懷我好音荼靡董荼如飴景差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楚大夫奔星宛虹上林賦奔星更於飛廉焦明上林賦徑峻赴險景差侍一注宋玉景差楚大夫奔星宛虹施於楣軒越壑厲水椎飛廉弄獵羣鶴擗魚明一注魚明似鳳西方之鳥也玉樹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鬼神甘泉賦一言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顧比目注一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海若一西都賦投文竿出比目海若游於玄渚一海若海神也宓妃揚雄羽獵賦一鞭洛水之宓妃餉原與彭胥漢書音義一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玄冥師左傳注一昧爲玄冥味爲水官之長又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按張衡羽獵賦文不全無困玄冥於朔野之語魑魅左傳一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海若揭孽峨峨賦一上林賦一嵯峨揭業四京賦一嵯峨揭業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鵬運莊子一北冥有螺蠻靈光殿賦一飛陞揭孽

鵬爲鳥其名爲鵬海鴻漸易漸
運則將徙於南冥鴻漸卦爻

事類第三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敍邇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鵠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元作六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敍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据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迹邇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御覽作方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爲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臯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汪作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

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據理一作撫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歐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脰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二字疑當作推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君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亘竚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已古來無憚

高宗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箕子易明夷六五利貞政典夏書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遲任盤庚一作撫有言曰人惟求舊惟新舊器非求鶡冠山漢蓺文志鶡冠子一篇注楚人居深引李斯書李斯諫逐客書建翠鳳如上林賦建翠華百官揚雄有途初賦按賦中據摭漢蓺文志據摭遣逸之旗樹靈鰐之鼓布濩

東京賦「等教布漢」一布漢猶散被也自奏不學「揚雄答劉歆書」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狐腋「慎子」千金之雞蹠「淮南子」善學者若齊王之才譬作趙都賦明帝美之弑血毛遂事見管庫隸臣「檀弓」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者趙王與秦王會澗池「秦王酒酣令趙王鼓瑟蘭相如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灑大王矣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風俗通義」缶者瓦器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歌也按相如本宦者經賢舍人故云管庫隸臣「寸轄」淮南子「夫車之所以能轉運關能制閼所居要也衛足左傳齊刺鮑叔孔子曰鮑莊子「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况君乎山木「左傳」山有匠石「莊子」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石不顧曰文梓使木工伐木天生神木一雙陽爲文無憎焉「左傳」不與於會亦無瞽同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童張本有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爲師乃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譏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元作鳴筆之徒莫

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復文隱訓。臧否大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元作摹許改。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元作幽愚公改。欽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瓊怪者也。曹據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曖。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元作鉏朱改。爲瑕。如不獲色。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元作驗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默。元作默朱改。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復驗。

之謬也。尙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鬼哭粟飛

淮南子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官治民察象夬注

周秦常以歲八月遣六書

輶軒

輶軒之使採異代方言藏之秘府周禮注

六書

周

保氏教國子六藝五曰六書

秦始皇本紀若欲

吏師有學法令以吏爲師

秦丞相李斯所作也

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

是時始

六體

漢蓺文志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

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六體者古文

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

六體太史試學童能諺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

奇字篆書經蟲書

注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

隸書亦程邈所獻

馬字缺畫

萬石君傳長子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

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

相如諺篇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

張敞傳

杜鄴傳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吉子竦又

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揚雄纂訓

漢蓺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

以作訓纂篇

東京賦注凡數孔徒西京雜記郭威以爲爾雅周公所制余嘗以問揚子

曹子建雜詩綺矯何續紛

陸士衡方割沈休文和謝宣城詩別羽汎清源之類三接之外則

宜有字外則

三接之外按三接者如張景陽雜詩洪潦浩方割沈休文和謝宣城詩別羽汎清源之類三接之外則

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揚雄纂訓

漢蓺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

以作訓纂篇

東京賦注凡數孔徒西京雜記郭威以爲爾雅周公所制余嘗以問揚子

曹子建雜詩綺矯何續紛

陸士衡方割沈休文和謝宣城詩別羽汎清源之類三接之外則

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揚雄纂訓

漢蓺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

以作訓纂篇

東京賦注凡數孔徒西京雜記郭威以爲爾雅周公所制余嘗以問揚子

曹子建雜詩綺矯何續紛

陸士衡方割沈休文和謝宣城詩別羽汎清源之類三接之外則

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揚雄纂訓

漢蓺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

之謫也。若賦則更有十黯黮「劉向九歎」望舊邦之抱朴子一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三豕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謫者間諸晉史果曰已亥

隱秀第四十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爲體。義主汪作生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元作王改玄。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始正而未奇。內明而外潤。使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矣。彼波起辭間。是謂之秀纖手麗音纖麗字闕。宛乎逸態。若遠山之浮煙。靄變女之靚容。華然煙靄天成。不勞於粧點。容華格定。無待於裁鎔。深淺而各奇。嬾字典無嬾字之誤而俱妙。若揮之則有餘。而攬之則不足矣。夫立意之士。務欲造奇。每馳心於元默之表。工辭之人。必欲臻美。恆溺思於佳麗之鄉。嘔心吐膽。不足語窮。煅歲煉年。奚能喻苦。故能藏穎詞間。昏迷於庸目。露鋒文外。驚絕乎妙心。使醞藉者蓄隱而意愉。英銳者抱秀而心悅。譬諸裁雲製霞。不讓乎天工。斲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乏隱。等宿儒之無學。或一叩而語窮。句間鮮秀。如巨室之少珍。馮本有二字。若百詰詰字而色沮。斯並不足於才思。而亦有媿於文辭矣。將欲徵隱聊可指篇古詩之離別。樂府之長城。詞怨旨深。而復兼乎比興。陳思之黃雀。公幹之青松。格剛才勁。而並長。

於諷諭。叔夜之字闕二，嗣宗之字闕二，境玄思澹而獨得乎優閑。士衡之字闕二，彭澤之本闕二字以上四句功甫，放豪逸四字。心密語澄而俱適乎下闕二字一本，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意悽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遂也。東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懼。此閨房之悲極也。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元作謝改也。或有晦塞爲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繪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繪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而煥輝。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互體「左傳杜氏注」易之爲晝六爻皆有變體，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疏二至四三瀾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或取互體言其取義無常也。表方圓「尸子」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疏二至四三瀾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或取互體言其取義無常也。古詩離別「古詩十九首」行行與君生別，離樂府長城。樂府古辭有飲馬長城窟行思之故爲長城窟行。黃雀陳思王有野田黃雀行。至長城而飲其馬婦。隱秀篇自始正而未奇，至朔風動秋草，朔字元至正乙未刻於嘉禾者，即闕此葉。後諸刻仍之胡孝轍朱鬱儀皆不見完書。錢功甫得阮華山宋槩本鈔補後歸虞山而傳錄於外甚少。康熙庚辰何心友從吳興買人得一舊本，適有鈔補隱秀篇全文，辛巳義門過隱湖從汲古閣加架上。見馮已著所傳功甫本記其闕字以歸。如疎放豪逸四字顯然爲不學者以意增闕，上加架也。彭澤亮爲鎮軍建威參軍後爲彭澤令。

卷九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元作降孫改。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謝云。當即作醉。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王本作掠。人美辭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

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闕。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疇馬，而應劭釋疇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疇。疇楊補元脫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儻驂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疇矣。疇夫疇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疇一作而數筌一作蹄，選勇而驅闕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櫟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贊曰：

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僞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管仲言

「管仲戒篇」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

父沒而

而固者

情也。」

陳思

蟄

冬至獻

礮頌

一翻

翔萬城

聖體浮輕

口澤玉藻

沒而杯闋

不能飲焉。」

而固者

情也。」

陳思王

集武帝誅

一幽闐

一屬尊靈

永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田野「注」井十爲通。通爲匹。
馬「疏」三十家出馬一匹。
應劭釋匹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
車貳佐乘「禮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注」貳車朝祀之馬儼。
「鄭風叔于田」雖單爲副車也。佐車戎獵之副車也。又貳車者諸侯七乘云云。
馬儼兩驂如舞。兩服上襄。
疋「左傳」匹夫無罪。
「注」正義曰：士大夫以上則有妾媵庶人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
故章昭通謂之匹夫匹婦也。
按易中孚象曰：馬匹亡謂四輿初絕如馬之亡其匹也可。
證訓疋之義。
正與匹夫配義「爾雅釋詁」匹合也。
匹婦一例配義「疏」匹者配合也。
羿氏舛射「帝王世紀」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敗駕。
「莊子」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頽。遇之。
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多謝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縫。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鳬企鶴。瀝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一作成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元作敬。孫無撓改。通懷筆以專業。既暗。

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讚。是以吐納文蘊。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闌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元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養氣〔王充論衡自紀篇〕一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長艾。曲禮

曰。斬鳧金鶴。〔莊子〕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尾閭。〔莊子〕北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丈海東

置硯柱。〔謝承後漢書〕王充於宅內門戶牆上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著論衡。懷筆。〔曹襄傳〕襄字叔通。博雅疎通。常憚朝廷

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用思困神。〔陸雲與兄平原書〕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錐股。蘇秦乃發書

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驅齡伐性。〔王充効力篇〕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

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郭路〕心覆人。左傳。晉侯之豎頭須求見。公辭焉。以沫謂僕。不得見也。沫謂僕。入僕

以告公。遽見之。節宣節。宣其氣。賈餘欲勇者。賈余餘勇。王真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之斷穀一百餘年。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宋史藝文志。有臥龍隱者。胎息歌一卷。水停靜則明燭須眉。精爽。左傳心之謂魂魄。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多無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節文。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輜。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

改章難於造字易字難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擬奏而再卻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遠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譬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贊曰

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儀毫呂氏春秋處方篇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失貌言審本也詘寸老子屈寸而伸率故多尤文賦或事賊左傳一需偏枯呂氏春秋魯公孫懸識扁鵲傳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總轡家語馬者正身賈誼傳胡寧之人生而同聲及其長而成俗累以總轡同音數譯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歎奇兒寬傳張湯爲廷尉有所爲寬爲言其意據史因使寬爲奏奏成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問吾固聞之久矣稱善世說司馬景王命中書虞景定五字松悅服以呈王王曰不當爾耶如樂左傳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總術第四十四

今元改商作令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

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分脫誤經以典奧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元作實匪窮元作躬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尠博者該贍元作無蕪宋改者亦繁辯者昭晳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窕櫬字衍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元作清源制勝文苑哉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乘元作築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旣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元作非許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恆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夫驥足雖駿縟元作計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況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草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恆存

曲盡

「文賦序」他日可謂曲盡其妙。九變漢武帝詔詩云。

玉石

老子法本

不欲

鑑

左傳周景王將

鑄無射

伶州鳩曰夫

鑄

周易

有體不可力彊而

則不滅

鑑則不宥今鐘櫟矣

魏文

「魏文帝典論論文」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

有體

不可力彊而

魏文致譬之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

巧拙有素雖在

父兄不能

據訛傳不遇鑑根

移其子弟鑑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博塞十二棋也又行棋相塞曰博塞

儻來非性命也

物之儻來

也繹牽

「戰國策」投于越謂韓相新城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

而難于千里之服也

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繹牽長故繹牽於事萬分之一也

里之行三十之輜三十以象日月也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化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

繼作

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

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

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鱗駭

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無超任權五蠶六蠱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

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驕處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

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曠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連接
燔書高祖尙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
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驚柏梁
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兒寬之擬奏買臣負薪
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
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
自元暨成降意圖籍元作美笑玉屑之譚元作諫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讐校於六藝亦已美矣
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
武中興深懷圖識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誅以免刑班彪參奏元作表張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
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元作禮張改於瑞元作端頌東平擅其懿
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
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
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兒蔡邕比
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

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子叔元作叔叡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元作從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連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元作束晉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蓀，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庶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何本改亟滿元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述遷，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

雲構自明帝元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颯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取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疑作熙景祚今聖麻方興文思光充元作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驥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轡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贊言讚時請寄明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注作曠曖焉如面野老「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郊童「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首章曰猗歟那歟周南「詩小序」關雎麟繁之周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邵風「詩譜」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至商之末世劉大王居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成王迎而反之太史述其志主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幽國變風焉幽厲「詩小序」板凡伯刺厲王也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平王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閭周室之顛覆彷彿賦不忍去故泥蟠「班固答賓戲」泥蟠之神也五蠶六蠶見諸篇莊衢「鄒奭傳」頗采鄒衍之術以列文齊王爲

宣帝紀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昭帝崩徵昌邑王王淫亂大臣請廢迎帝即皇帝位

石渠說篇雕篆賦篇綺縠同底祿曰左事叔向元

漢元帝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宣帝徵時生民間宣成帝太子也元帝崩即皇帝位金馬傳滑稽

東

方朔歌曰博沈於千首賦篇六藝略漢藝文志劉歆七哀平漢哀帝紀孝哀皇帝元帝庶孫定俗避世金馬門

有六藝略詳諸子篇哀平陶恭王子也成帝無子立爲皇太子成

漢帝崩即皇帝位漢平帝紀孝平皇帝元光武後漢光武帝紀光武皇帝諱圖識見正免刑

長沙定王之後誅王莽復漢圖識見正免刑後

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爲誅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參見拜徐令明帝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

班彪傳彪爲河西大將軍竇融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

召見拜徐令明帝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

班彪傳班彪爲河西大將軍竇融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

參見拜徐令明帝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

班彪傳班彪爲河西大將軍竇融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

難於前冠帶縉紳之士闔虎觀見論國史見史傳篇給札對曰此胡降之微也帝敕闕給筆札使作

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虎觀說篇漢注給札對曰此胡降之微也帝敕闕給筆札使作

神雀東平有智思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沛王見正安和順桓肅宗第四子也孝安皇帝諱祐

後漢帝紀孝和皇帝諱祐

爲宗玄孫也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羲皇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

經學相招後諸

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侍制鴻都

後漢獻帝紀孝靈皇帝諱宏肅

五子蛻門下意陳方俗閭里小事選上封事曰述偶俗語有類俳優楊賜傳

後漢獻帝紀孝靈皇帝諱宏肅

子也初封陳留王董卓立之建安二十蓬轉萍浮而蓬轉魏武孟德舉孝廉爲郎還丞相

後漢獻帝紀孝靈皇帝諱宏肅

諸陳武帝追謚曰文帝魏志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

後漢獻帝紀孝靈皇帝諱宏肅

子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

後漢獻帝紀孝靈皇帝諱宏肅

偉長公幹德璉元瑜子叔俱見前一典略一路粹字文蔚與陳琳等俱爲太祖典記室繁欽字休
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穎爲丞相主簿楊修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爲丞相倉曹屬主簿
劉楨魯都賦云貴交尚信輕命重氣義激毫毛怨成梗概是直作感概用也明帝前度曲一漢書一元
度曲一注一自崇文觀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何晏劉劭俱高貴王之子齊王芳廢大臣立之爲成
濟所正始餘風一世說一王丞相與殷中軍共談歎曰正始之音正當嵇康阮籍應瑒見前晉景
斌又王敦見衛玠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嵇康阮籍應瑒見前晉景
文武懷愍將軍追謚景皇帝師弟昭字子上仕魏封晉王追謚文皇帝昭子炎字安世受魏禪謚武皇
帝懷皇帝諱懿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惠帝無嗣立爲皇太子在位六年爲劉曜執歸弑之孝
愍皇帝諱鄴吳孝王晏之子也初封秦王懷帝遇害大臣立之在位四年爲劉曜執歸弑之綴旒羊傳
君若贊旒然言爲下所執持東西耳贊亦作綴文才實盛茂先太冲應軍傳咸張載張協張亢孫綽
寧先太冲應軍傳咸張載張協張亢孫綽寧成公綽俱見前一晉文苑傳一應貞字吉甫穀之子也善談論以才學稱帝於華林
賦詩最羨聯璧一夏侯湛傳一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二俊一陸機傳一太康末與弟
賦詩最羨聯璧一夏侯湛傳一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二俊一陸機傳一太康末與弟
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元皇一晉元帝紀一元皇帝諱睿字景文琅琊王觀之子也愍帝崩卽皇帝位
吳之役利獲二俊元皇一晉元帝紀一元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欽賢愛客雅好文辭庾亮明穆
練舊事朝廷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明帝子也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欽賢愛客雅好文辭庾亮明穆
布衣之好明帝卽位拜中書監溫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成康穆哀一晉書一成皇帝諱衍字
皇后之兄也與溫輜俱爲太子劉史善求人主意元帝深器遇之才子也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
七年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在位二年穆皇帝諱聃字彭簡文一晉簡文帝紀一簡文皇帝
子康皇帝也同成帝同母弟也在位二年穆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在位三年恭皇帝
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袁帝立之在位二年禪於宋
袁宏孫盛干寶俱見前一殷仲文傳一仲文少有才藻桓玄
袁殷孫干將爲亂使總領詔命以爲侍中領左衛將軍玄九錫仲文傳之

辭也柱下「法輪經」老子在周武王時爲柱下史漆園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武帝文帝孝武明帝「宋書」莊子者蒙人禪文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檀道濟廢營陽王立之孝武皇帝諱駿文帝第三子也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元凶劭卽位明皇帝諱或文帝第十一子也初封湘東王廢帝被弑大臣迎立之通覽善屬文年十六舉秀才除南平王鎸右軍諮議參軍素無宦情稱疾不就袁「宋書」袁淑博涉藝鑑縱橫有才辯彭城王起爲祭酒後還至左衛率元凶將爲弑逆淑諫見害兄湛湛兄子顥顥從弟粲並有名龍章「世說」顧彥先八音顏「顏延之文章傳」之美冠絕當時與謝靈運伊謝靈運傳「謝靈運傳」靈運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史臣曰爰逮宋氏以詞彩齊名江左稱顏謝焉謝瞻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鳳采下山水經注「水經注」廬山上有三石梁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染見一翁坐桂樹州舉秀才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實則過儒匠則傷俗其能下含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范雲傳「南史何遜號曠世廟號明世祖文惠太子蕭何傳」張邵傳論「有晉自宅淮海黃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綱盛前則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微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違得矣沈約傳「約傳」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博通羣籍能屬文皇齊齊王受宋禪「南史」齊高帝蕭道成廟號高祖武帝宋高宗並無中宗高祖廟貳離麗乎易離卦「易離卦」象曰明兩作離以

環流「環流則反命曰環物極蕭封高敷筆清冠以

卷十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

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嚙嚙學草蟲之韻，皎日嗟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瓊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疑卽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恆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廻，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尙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蹕蹕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

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旣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玄駒

大戴禮夏小正十有二月玄駒貢玄駒也者蠶步丹鳥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不盡食也古今注螢獻歲楚辭招魂

一名丹鳥

一名夜光獻歲楚辭九章發春兮滔滔滔孟夏兮

紛其無

垠兮一葉落淮南子見一葉知歲之將暮灼灼天

日

丹鳥螢也白鳥謂蚊蚋也羞進也不盡

食也

法言吾見玄駒之步丹鳥

一名

丹鳥螢也白鳥謂蚊蚋也羞進也不盡

食也

古今注螢獻歲楚辭招魂

一名

丹鳥螢也白鳥謂蚊蚋也羞進也不盡

食也

古今注螢獻歲楚辭招魂

才略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臯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緺錦之肆遠敖元作教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元作襄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

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睢上疏密而至蘇秦
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儕矣苟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
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
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
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
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誤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
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宏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
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弃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
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傳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實踵武能
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崔傳之末流也李尤元作充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胞
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識一作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延壽繼志瓊穎獨
標其善圖物爲貌豈枚乘之遺術歟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
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
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

而不課學。雄向以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雋。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場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弈弈清暢。其鶴鶩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疑作旨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元作陳王。青蓮改。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心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楨注作榷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韡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據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旣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干寶。

子實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軫以高驥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疑作秋興謝叔源之閑情並解散辭體縹渺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話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無曰紛雜皎然可品

六德

書臯陶謨「日嚴敬六德亮采有邦八音」書舜典「帝曰憂命汝典樂仲虺

書序「湯歸自夏至於大堦仲虺作誥伊訓」成湯「帝諱無相奪倫

既歿太甲元年吉甫

詩大雅「嵩高蒸伊尹作伊訓民皆尹吉甫作也

薦敷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薦敷卽薦艾猶孫叔

敷隨會

「左傳」晉七會平王室王享之殺烝武子私問其故

王曰王享有體薦宴趙衰穆公享公子

也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擇楚國之令典百官象

重耳子犯曰偃不如衰之文也

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

賦六月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族姓班位貴賤能知四國之爲而辨其大夫之樂毅

樂毅傳「毅爲燕昭王破齊獨莒卽墨未服昭王死

召樂毅殺畏誅遂西降趙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荀況

飛兔驥古之駿馬

「呂氏春秋」飛兔子欲速富當畜五犧

孔鮒曰「猗頓水經注」是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往而興富於猗氏朱公富於頓魯之窮士也聞朱公富

而嘉之。西京人。光武都洛陽。長安在西。故曰西京。而文選一魏曹操。元封漢武帝紀上還登。月爲元。建安見明。封泰山。降坐明堂。以十都。都鄴相州是也。封泰山。降坐明堂。以十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况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真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譽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磨。楚人以雉爲鳳。魏氏以夜光爲怪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籍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澗。無

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旣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覩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歎然內擇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覩澤王作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迺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日進遙聞鬼谷子內捷篇一日進儲說韓非傳非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雖十餘萬言秦遺非使李斯姚子虛見麗辭篇嗤毅魏文帝典論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林注毅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論賈害之下吏治非才陳思王集與楊德祖書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丁廙字敬禮季緒劉表子也相輕人相輕自古而然樓護漢游俠傳樓護字君卿少

術數十萬言，長者謂曰：「以君卿之才，何不宦學？」**醬瓿**「**揚雄傳**」著太玄法言，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爲吏數年，甚得名譽。」**醬瓿**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尙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麟，**見史傳篇**，**麟**注：「**尹文子**」楚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怪石**「**尹文子**」魏之田父覆醬瓿也。**麟**注：「**雉鳳**」**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買而獻之楚王。**怪石**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給之曰：「怪石也。」歸而置之廡下，明照一室，怖而棄之於野。**燕礮**「**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南子東面而望，不見西。琴表其情，「**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流折楊，「**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噓然而笑。水折楊是故高言，不正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白雪**「**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是以其曲猶高，其和猶寡，異采。「**風平九章**」文質疏，止國香，「**左傳**」鄭文公有殘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客國香，曰：「以是爲而子，以蘭爲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斲成而丹匱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辭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衍，類不護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贖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齷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鋪啜而無恥，潘岳詭譎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冒臺，孫楚狠汪作，悔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

之汚點。絳灌之讒嫉。沿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况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鬻俗。况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滅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謗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勸庸有聲。故文巍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卻穀敦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元作悉集仲和改。以彪外梗。柟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_{元作}賢改。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梓材「書梓材」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丹艤。韋誕「文章敍錄」韋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魚豢嘗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粗疎。文蔚性頗急鷙。竊妻受金。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亡奔。相如相如如挑。

說殿中亦途賢細復迎車迺去知之吳梁不相與如馳歸成都其後有人言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敬通多短衍文過其實遂廢于家衍與婦使蜀時受金失官奢樂恣性黨附成讖固知識匡欲者鮮矣

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及寶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殺所惄惆不得志也詭詩之使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少婢寫筆及書草使太子依而呈帝廢太子傳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召太子置別室逼以飲酒後爲曹操所殺正平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後爲黃

馬融傳馬融爲梁冀草奏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頌爲正直所羞論曰馬融固大將軍寶憲杜篤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班固大將軍寶憲

在靖難而才疎意廣後爲曹操所殺正平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後爲黃

賈郭郭彰傳彰賈后從舅也與賈充連郭親遇賈后專朝彰與參機勢賓客盈門世相謾譏之使郭彰爲梁冀草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訛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糾經年而管仲盜竊曰管仲故成陰子

嫌隙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訛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糾經年而管仲盜竊曰管仲故成陰子

陳平灌嬰等咸譏陳平曰臣

大王尊官之令護軍平受諸將金

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注一絳灌

鄒枚書諫吳王不內其言於是鄒陽

鄒陽傳吳王濞陰有邪謀輩戎我望見

光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

我與阮籍諸人爲竹林之遊笑曰鄉

意戎笑曰鄉

觀太守枚陽輩戎我望見

所劉乘奏

可

黃香傳後漢文苑之署門下孝子年九歲失母博學經典究精憇道悴殆能文章蕭宗詣香至東孝觀太守枚陽輩戎我望見

劉肇賂戎簡鄒枚書諫吳王濞陰有邪謀輩戎我望見

光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

我與阮籍諸人爲竹林之遊笑曰鄉

意戎笑曰鄉

觀太守枚陽輩戎我望見

所劉乘奏

未嘗見書徐幹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敬姜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續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續懼干季孫之怒也。敬姜歎曰昔其民而用之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敦書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孫武之十三篇。晉靈觀之矣。可以小試勑兵乎。對曰可。彌中彌外法焉。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彌中而彌外也。注彌滿也。彌文也。梗柟則爲大山衆木之宗。朴則爲萬世之用。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有一本上用之焉。元脫按廣文選補古來文章以雕縛成體。豈取驕夷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行肖貌天地稟性五才。一作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哉。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二作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

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如一作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揚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梁書一作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敍筆則固品汪作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剖情析采一作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一作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元作怡暢王性凝改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或一作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一作許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僻管何能矩矯元脫補一作茫茫往代旣沈洗一作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涓子文選注涓子齊人好餌王孫漢藝文志王孫一篇曰巧心雕龍驥子封禪文騰聲英聲封禪文騰茂實飾羽見微聖篇魏文魏文帝集有陳思陳思王集與楊德祖書僕少小好爲文章迄應場集有賦陸機集文賦流別見頌篇翰林隋經籍志翰林入歷官大著作晉書及周易旨六論釋莊論二篇詩賦雜文字宏度江夏首行於世傳中不言有翰林論亦云宏鐘毛目子華子尚書及周易旨六論釋莊論二篇詩賦雜文字宏度江夏其餅管也左傳莊子秋水篇之智注喻小智天

